

四、中國大陸 2023 年就業形勢及對社會影響觀察

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姜以琳主稿

- 中共採鼓勵青年考研，擴大公務員崗位緩解失業問題，但每年畢業人數不斷增長已成長期現象，單靠政府調控難以解決青年失業。
- 青年失業將造成家庭關係惡化、人口老化及貧富差距拉大等三大問題，官方須採與國際企業合作等更積極方式創造白領工作機會，應對青年就業困境。

(一) 前言

2022 年中國大陸的大學畢業生超過一千萬人，為因應這批畢業潮，中共積極創造公家單位工作，並鼓勵各省市鄉鎮推動「青年就業港」，為失業及高校畢業生提供就業訊息。然而失業率仍然相當高，青年失業率在畢業季（7 月）甚至高達近 20%。同年 12 月 15 日至 16 日，中共舉行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」。會議強調「穩增長」為 2023 年工作要項，並強調「擴內需」、「促消費」重要性。

學者專家雖估計陸 2023 年景氣可望迎來轉折（GDP 可達 5 至 6% 的成長）。但多位學者直言，擴大國內消費首要之務是增加工作機會，而 2023 年將有 1,158 萬大學畢業生進入職場，勢對原已飽和的就業市場產生巨大衝擊。失業率高時，青年人口就業最為不易，故本文以青年為主體，討論 2023 年就業情勢，並對青年失業可能造成之社會衝擊進行分析預判。

(二) 考研考公人數驟增

2023 年的青年失業率勢必受到畢業潮衝擊而上升；自 2020 年疫情以降，青年工作機會受到衝擊，且大學畢業人數受到高教擴張影響逐年上升，造成 2022 年青年失業率較過往顯著提高。2023 年的就業市場上尚有 2020 年至 2022 年的失業青年，到畢業季又將注入更多的大學畢業生。即便整體而言就業機會增加，對剛踏出校門的新畢業生

而言，也難有明顯好轉。過去三年間的經濟景況，讓剛畢業的青年有兩種不同於以往的表現：首先，渠等選擇繼續升學的意願上升，就算明知沒有必要讀研究所，也會選擇留在學校，等待就業市場好轉再求職；此外，畢業後進入公部門的意願快速上升，即便多處公務員減薪，公務員類的體制內工作依然是大城市畢業生求職的上上之選。可以預計的是，中共今年也將創造大量公務員崗位，招收畢業生入職以舒緩青年就業壓力，然而杯水車薪效果恐有限。

（三）青年失業將惡化家庭衝突、人口老化及貧富不均

從全球觀點而言，陸青年失業率非全球最高。OECD 資料顯示，疫情期間，西班牙、希臘、哥斯大黎加都曾高達 25%，法國、義大利、瑞典、比利時也都在 20% 以上。惟各國社會經濟脈絡不同，陸高比例青年失業極可能帶來嚴重社會後果，恐將至少帶來三大負面影響：

首先，青年失業對家庭關係有嚴重負面影響。家庭在華人社會乃為重要的社會保險。舉凡急難因應、個人健康問題、老人與兒童照護等，皆是由家庭承擔第一線責任與提供第一時間救助。青年失業者皆為工作年齡段的子女，也意味著老年父母將持續扶養成年子女。

陸是全球退休年齡最早的國家之一，一般情況下男性與女性的退休年齡分別為 60 和 55 歲（從事有害人體健康的特殊工作者及女性工人則更早）。若以女性 28 歲作為平均生育年齡，則大學畢業的青年失業時，父母已近退休年齡。若此時尚須延長扶養成年子女年數，對老年人口無異於形成相當程度的財務壓力及關係上的緊張。更何況大多父母未曾預計要扶養已完成求學階段的成年子女，反而常期望由成年子女畢業後即協助家庭經濟。青年的家庭關係容易因為他們的失業狀態而變得緊張，而家庭關係緊張可能造成家庭衝突，形同降低家庭作為社會保險的重要功能。

再者，對社會人口而言，青年失業將進一步造成晚婚晚育。2022 年陸人口負成長，若無重大社會變化，預計短期內人口將延續此一趨勢。人口負成長可造成經濟、政治、民生等全面性的社會影響，在我國被視為國安問題，在陸亦受高度重視。政府為鼓勵女性生育，甚至

推出「剩女」的性別標籤，期望藉此讓受過高教育的女性主動進入婚姻。而人口負成長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青年晚婚、晚育。雖然現階段青年晚婚晚育現象主要來自延長教育年數，但青年失業將更顯著的推遲婚育行為。兩岸三地的青年結婚與生育意願皆與經濟相關。大批青年失業，意味著適婚年齡的青年無法結婚。生育與婚姻在華人社會緊密連結，因此青年晚婚勢必導致生育延後，是人口負成長的直接因素。

第三，青年失業率高會惡化社會不平等。青年就業境況與城鄉差距高度相關。研究指出，北上廣深等畢業自一線城市大學的青年，疫情前後的就業狀況沒有顯著改變，亦即就業狀況良好。這意味著失業的青年有高比例來自偏遠地區或二、三線城市。比起一線城市的畢業生，這些青年原已相對弱勢。若再找不到工作，將惡化社會貧富不均現象。

若再細分工作型態，可以大致將青年分為三類：(1) 能夠在高失業率時找到一般工作的青年人；(2) 即便找到工作，卻是不穩定的工作 (precarious employment) 的青年；以及 (3) 沒有工作或失業的青年。第一類青年一般來自擁有工作能力或家庭背景優勢的群體；第二類人的工作收入低、較沒有保障，即便找到此類工作，也難以長久維持。最後一類的群體，則有高機率來自經濟弱勢、也是最需要經濟收入的青年。無論何種分類法，共同點在於有經濟安全網的青年找到工作、而需要工作的青年找到不穩定工作或沒有工作。因此，若將失業現象配合人口分佈，既有的社會不平等問題會被直接強化。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對個人未來職涯發展有強烈的標誌性作用。更意味著畢業後沒有工作的弱勢青年，在未來也較難找到固定的全職工作。陸社會不平等問題在 21 世紀發展劇烈，甚至已成為不平等指數最高的國家之一。青年失業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，會加劇富者越富、貧者越貧的社會現象，並造成長期的社會發展問題。

綜觀而言，青年失業將造成家庭衝突、並且加劇既有的人口問題與社會貧富不均現象。這三種可能衍生現象皆是中共已然意識到且急於處理的問題。可預料政府將維持既有的青年就業港、公務員增額、補助企業僱用三年內畢業生等政策。然而雖然這些策略雖有一定成效，但每年畢業人數不斷增長已成為長期現象，單靠政府調控恐難解

決青年就業難題。官方需祭出更多且更多元的支持青年就業政策，例如與大型或國際企業合作招募人才、增加投資、促進產業升級等，以創造更多白領工作機會，讓大學畢業青年能夠投入勞力市場。